

10/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二)

——再现“铁腕总理”风采



《朱镕基答记者问》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作者: 朱镕基

莱雷尔:你昨天说中美未能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是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反华的政治气氛。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气氛的产生?

朱镕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认为,你比我处于更好的位置来看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产生反华情绪。因为实际上讨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们双边贸易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几乎要签字了。但由于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的理解是克林顿总统感到不是完成谈判的时机。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我们希望至少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

莱雷尔:是有一些政治气氛问题,诸如人权问题。你感觉到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人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批评占据了这里全部的政治舞台,共和党、民主党、保守派、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都用一个声音说话。你以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你能理解这种状况吗?

朱镕基:我完全感觉得到。我认为,应该承认中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缺点;但同时我也认为,你们也要承认,我们在人权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享有着前所未有的人权。我认为,问题

是你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改善的事实,由于一些对中国不怎么了解的人勾勒出一幅中国人权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的图画,你们被误导了。

莱雷尔:但是有具体事件显示,中国公民因为试图组织政党,因为用因特网表达对政府的反对,或试图进行宗教活动而被逮捕。而且,那些事件在美国这里被非常详细报道,你对此是否了解?

朱镕基:我当然了解这个情况,但我认为这些事件被极大地夸大了。昨天,我会见了4位美国宗教领袖,我们谈到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他们向我指出,天主教和一些基督教派在中国发展了一两个世纪,然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80万教徒,而现在增加到了1000万教徒。中国近20年来共印刷了《圣经》2000万本。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莱雷尔:你被问到这个问题和被美国人批评时,你会生气吗?

朱镕基:我的工作是在美国来向美国人民讲解中国的情况,使他们去掉胸中的反华情绪,因此,我对人们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感到生气。真正使我感到关切的是,由于时间太短,我不可能讲清真实和全面的情况。

莱雷尔:谈到理解,你能理解为什么这类问题对很多美国人非常重要吗?

朱镕基:我认为这种关切是好事。我昨天说,美国人民是热爱自由的人民,他们很开放,向前看,充满活力。我认为他们关心中国是好事。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真正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话,但不知道我做得好不好。

莱雷尔:关于另外与美中之间政治气氛有关的问题,也就是有关核技术间谍的传闻、非法向民主党竞选提供捐款等问题。昨天,你告诉克林顿总统,中国将在这些调查中提供合作。这是否表明,你将允许美国调查人员询问中国

政府成员?

朱镕基:那么,我需要提一个问题。现在美国有许多问题涉及中国,美国会允许中国调查人员到美国询问证人吗?

莱雷尔:显然,这个问题要由其他人来回答。

朱镕基:如果他们对我们说“可以”,我们也会说“可以”。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不”,我们也会说“不”。

莱雷尔:因此,你会允许调查那些为你工作的人。因为你昨天说过对此一无所知,但你将帮助美国确定中国政府内是否有人实际做了这些事情。

朱镕基: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彻底查清事实。但为了决定如何进行调查,我们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讨论。

莱雷尔:这些问题对你重要吗?尤其在政治方面,它们对你会像对许多美国人一样重要吗?

朱镕基:如果你想问我的真实想法,我说这不算个大问题。



40/ 我要到北京去喊冤!

——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 蛰伏十年磨剑之作



《苍黄》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 王跃文

舒泽光的丑闻没有重播,没看到的人居然非常遗憾。

舒瑾看到了都不满意,几天之后她还在问:“那个女的我没有看清,不知道她长得怎么样。”

李济运问:“你是希望她长得好看呢?还是希望她长得丑呢?”

舒瑾说:“好丑关我屁事!我只是没看清楚,她脸上打了马赛克!”

李济运摇头不语。他想那小姐的肖像权都要保护,舒泽光却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李济运突然想起舒泽光的老婆,问:“宋香云情绪怎样?”

舒瑾说:“她天天来上班,天天在幼儿园骂。她说看他们怎么处理,她告状告到中南海去,都要给舒局长讨个清白。”

清早,李济运在银杏树下碰到刘差配。虽是深秋,今天却热得逼人。刘差配的短袖衫扎进裤腰里,腋下夹着公文包,人格外精神。

李济运先打了招呼:“李明你好!一大早就这么热!”

刘李明胸前渗出点点汗星,可他谈的却不是天气:“济运,舒泽光的事我看有问题。”

李济运不方便多嘴,只说道:“公安在处理,我没有问过这事。”

刘李明说:“社会上反映很大,都说他是不肯做差配,被组织上报复。查他贪污没查出问题,又用流氓问题来整他。俗话说,犁不倒耙倒!”

“不会吧?”李济运想含糊过去。

老同学却很严肃,说:“我是差配干部,顺利当选了。但是如果真的报复舒泽光,倒给人留下话柄了。这事我得找李明同志谈谈。”

李济运动道:“李明,刘书记很忙,你不要去找他。公安会依法办事,怎敢乱来?法制社会嘛!”

刘李明忧心忡忡,说:“外头说法很多,我想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李济运脑子不时地恍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疯子?他说话条理分明,只有一句疯话,说自己当选了。李济运不敢同他多谈,只道:“李明兄,你我都管这事,让公安去处理吧。我们要相信组织。”

他说着就掏出手,装着接电话的样子,说:“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匆匆挂了电话,同刘李明握手道别。

李济运走了几步,又突然回过回头去,朝刘李明挥挥手,样子十分客气。他突然想到了陈美,她很可能正在二楼的窗口望着。机关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只要刘差配在办公楼前走动,陈美都会守在窗口张望。

李济运找朱达云商量事儿,两

人碰完了头,朱达云过了讲笑话的瘾,说:“有个领导在台上讲科学养猪,说要推广生猪人工授精。一个老汉举手说,给母猪授精,我是想搞,就是怕猪咬!”

李济运早听过这个段子,礼貌地大笑几声,说:“你就是那个领导吧?你要给老汉示范示范嘛!”

朱达云笑着回道:“我听说是您在乌金乡当书记时候的事。”

李济运笑笑,也想起一个笑话。朱达云高兴得直拍大腿,他脑子里又多了个好段子。他连夸这个段子有水平。

“这是个个别例子,个别例子!”李济运心想说段子就说段子,还发挥什么呢?

突然听得窗外有个女人大喊大叫,一听就是宋香云:“我屋舒局长不是那种人!我一分钱没有出!我要到北京去喊冤!我屋舒局长早就说过,他不肯当哈卵,可能要挨整,就挨整了!你查他贪污查不到,就说他嫖娼!”

原来她刚刚得到消息,舒泽光被处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千块。

李济运站起来看看窗外,见宋香云堵住了县长明阳。明阳高声说道:“公安依法处理的,你有意见可以上诉,找政府有什么用?政府也无权干涉公安执法!”

“你快叫人把宋香云拉走。”因为是在政府办门口,李济运便对朱达云说道。

朱达云自己不想出面,叫了几个干部。那几个干部应声而上,拉着宋香云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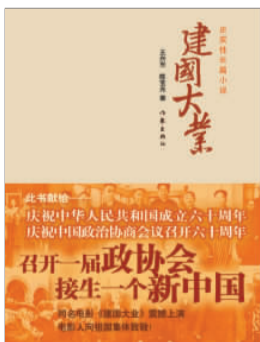
明阳见李济运从政府办出来,便朝他发火:“济运,你是管信访的。你们两办应好好研究一下门卫和信访工作。什么人都放进来,我们还要工作吗?”

李济运说:“明县长,舒泽光家就住在院子里面,他屋老婆用不着从大门进来。”

明阳沉着脸走了,李济运知道他发的是无名火。老百姓遇事就找政府的麻烦,很多事其实同政府是没关系的。老百姓踩着香蕉皮摔一跤,也会骂县长没把卫生管好。宋香云怀疑男人受了冤枉,她不找别人只找县长。县长县长,一县之长,不找县长找谁呀?

14/ 毛人凤成了遍寻不着的神秘人物

——大型史实性长篇小说 再现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段风云岁月



《建国大业》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作者: 王兴东 陈宝光

何思源带着李秘书打开了后门。他想,万一出事可以从这儿逃出去。

何思源好不容易躺下的时候,已经是18日凌晨两点。凌晨3点,东耳房屋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何思源与两个儿子惊醒后马上从

床上跳起来,进东耳房救人。这时,正房屋顶床头又是一声巨响,浓烟弥漫,弹片、砖头、木屑乱飞。东耳房屋顶被炸了一个洞,房梁震落,砸在何思源上女一中的二女儿何鲁美身上,使她当场死亡。何家的其他五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伤。如果两颗炸弹同时爆炸或者正房的炸弹首先爆炸,那何思源就有生命危险,而且何家死的人更多。为防危险再次行凶,何思源躲在协和医院的地下室。

1949年2月4日下午4点,退居浙江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接见了刚从上海坐飞机赶来的毛人凤。这幢阁楼是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客厅开间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但若仔细考量的话,都是上好的家具,显得极其殷实。只不过有中不西,显得不伦不类。蒋介石穿着家居的灰色长袍,泰然地坐在单人沙发上。毛人凤站在他的面前。

“齐五,什么事?”蒋介石知道毛人凤此来必有重要的事情。

“今天上午刚接到徐志道的电

话,李代总统让他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的时候,搞了真假保密局的把戏,他授意毛人凤辞去保密局局长的职务,领着一部分人转入地下。由副局长徐志道继任,随国防部迁往广州,以应付李宗仁。但保密局的实际责任仍由毛人凤在上海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

“娘希匹,多管闲事!”蒋介石很生气,“如果张、杨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虎城就会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杨虎城在重庆的目标太大,马上将他秘密移押于贵州。”

“如何答复李宗仁呢?”

“叫徐志道推说不归他管,让李宗仁直接找你,你就置之不理。”

毛人凤回到上海,立刻按蒋介石交代的口径向杨答覆了徐志道。徐志道也原样答覆了李宗仁。因为毛人凤已在国防部辞职,李宗仁找不到毛人凤,就命令重庆市

杨森释放杨虎城。杨森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立即亲自飞到上海蒲石路118号毛人凤家商量对策。毛人凤把蒋介石的指示告诉了杨森,杨森回到重庆复电李宗仁说,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哪里。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寻找毛人凤的启事,说李代总统让他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重庆的报纸也登出了“毛人凤在哪里”的消息。一时间,毛人凤成了遍寻不着的神秘人物。

与此同时,毛人凤通过电报命令看押杨虎城的特务队长龚国彦,将杨虎城秘密移押于贵州的黔灵山。

1949年2月25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69号自己公馆的客厅里,接见了曾经在他身边工作,后来又转到白崇禧身边当参议的刘仲容。

刘仲容46岁,湖南益阳人。1925年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冯玉祥部任处长,在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任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参与筹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任常委。1945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事局专员。

“德公,健公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洽谈和谈问题。我要先去上海,与中共地下组织接洽北方的途径。”

“好,健生的电报我已收到了,我完全同意他的打算。我这个代理总统,担子重大,当务之急就是同共产党和谈,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啦!”

“德公还有什么吩咐?”

“噢,对啦,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已经从北平回来了,颜惠庆还带来了毛泽东的口信,欢迎你,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认为派你去北方是合适的。”

刘仲容不但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亲信,还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的秘密成员,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这后一层关系,李宗仁、白崇禧并不知道。